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李丹 译

THE CROWD CROWD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电子工业出版社
PHEI
<http://www.phei.com.cn>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 著
李丹 ◎译

THE CROWD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Gustave Le Bon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李丹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121-28974-3

I. ①乌… II. ①古… ②李… III. ①群众心理学—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594 号

责任编辑：刘淑敏

印 刷：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2.25 字数：14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88258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 88254199, sjb@phei.com.cn。



前　　言

以下研究致力于阐明群体的特征。

遗传赋予了一个种族中每个个体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共同构成了种族的特质。不过，当这些个体中的某些人为了行动的目的而聚集成为一个群体时，仅仅基于他们积聚成群体这一事实，我们就能观察到，他们表现出了一些新的心理特征，并丰富了种族特征，但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明显区别于种族特征。

有组织的群体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取代了个体有意识的行为，这是现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我竭力以纯科学的方式验证这一群体难题，即不受各种观点、理论、教条的影响，努力地只用纯科学的方法予以论证。我相信，这是能发现少数真理的唯一方式，尤其所讨论的问题是极具争辩性的话题时，情况更是如此。一位致力于验证某种现象的科学家，并不会去关心自己验证的结果可能会损害到什么人的利益。一位著名思想家高布利特·德阿尔

维耶拉 (Goblet d'Alviela) 先生曾在近期出版的一本著作中表示，并不归属于当代任何学派的他，偶尔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各个学派的意见都针锋相对。我希望这项新的研究成果也能获此评价。归属某个学派必然会有持有这一派的某些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点。

我仍然需要做出解释，为何读者对我基于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开
始并不能接受。例如，为什么在指出了包括众多精英人士在内的群体
都存在着极端自卑的心理之后，我仍然确信干涉这些组织是极具危险
的呢？

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展开最为细致的观察后，无一例外地都会得
到下述结论：社会组织与所有生命体一样复杂，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能
力迫使它们瞬间发生深刻的变革。大自然有时会采用一些激进的手段，
但这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方式。这说明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最为致命的
做法就是热衷于实施重大变革，无论这些变革在理论上有多完美，（事
实上）只有这些重大变革在有可能即刻改变民族气质的情况下才是有用
的，不过只有时间才会拥有这种力量。人类受到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
的支配——这些是我们自身本性的一种体现。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
格的外在表现，是其需求的某种体现。作为民族特征的产物，制度和法
律是无法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社会现象与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是无法分开的。从哲学
的视角来看，这些现象可能具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它们仅仅具有相对
价值。

因此，在研究一项社会现象时，我们有必要先后从截然相反的两个
方面予以考虑。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纯粹理性的教诲往往与实践真理的

教诲恰恰相反。这种区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分析，甚至连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来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某些公式严格做出界定的、永恒不变的几何图形；然而从主观印象的角度来看，这些几何图形却可以在我们眼中呈现出极为不同的形状。以不同的视角来看，立方体很有可能会变成锥形或正方形，圆形也可能会变成椭圆形或直线。对这些虚构形状的思考远比关注其真实几何形状重要得多，其原因就在于，正是这些几何形状，也只有这些几何形状，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才是可以借助摄影或绘画方式加以再现的形状。某些情况下，与真实的事物相比，虚幻的东西更能影射出更多的真相；而把事物精准的几何形态展现出来，反而可能会扭曲其自然本性，使之面目全非。如果我们设想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某些事物，却无法接触到这些事物，那么人们就很难对它们的形状形成正确的看法。进一步来说，如果只有极少数的博学之士才能了解到有关这些事物形态的知识，那么它们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哲学家应当牢记，这些社会现象研究同时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而且就人类文明的进化而言，只有实践价值与其有关，只有实践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意识到这一事实会让哲学家更为谨慎地关注那些“逻辑似乎从一开始就迫使其去接受的结论”。

还有某些其他原因会促使哲学家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社会事实太过复杂，以致人们根本无法了解到事物的整体状况，无法预测到事物之间相互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有时，在可见的事实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成千上万种不被察觉的原因，而可见的社会现象似乎是某些巨大的、无意识机制作用的结果，这通常已超出了我们的分析范围。可以把察觉到的

现象比作波浪，它不过是隐于海洋深处的各种干扰物作用于海平面的一种表象，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就大多数群体的行为而言，群体会表现出一种极为自卑的心理，而在其他一些行为中又好像受到了某些神秘力量的诱导（如古人常说的命运、本性或天意），我们可以称为“亡灵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不必理会这些神秘力量的本质，却无法忽视这些神秘力量的威力。如你所见，某些民族的内心深处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力量在支配着人们。例如，比一种语言更为复杂、更富有逻辑性、更为奇妙的事物是什么呢？如果能够创造出如此令人赞叹的组织化产物的，不是源自无意识的群体精神，那么还能是什么呢？最有学识的学者和最有威望的语言学家也仅仅是记录下了那些支配着语言的法则，但绝不可能创造出这种法则。甚至伟人的思想，我们就敢于断定它们完全是出自他们的头脑吗？毫无疑问，这些思想始终是由独立的头脑创造出来的，可是这难道不是群体精神提供了千万粒尘埃，才形成了利于这些思想成长的土壤吗？

可以肯定的是，群体总是无意识的，可就在这种无意识的状态中可能隐藏着它们力量强大的秘密。自然界一切生物的行为都是完全依靠本能来完成的，这些行为极为复杂、不可思议，让我们为之惊叹。理性是近代的人类才具有的一项属性，它并不完美，还无法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且仍需假以时日才能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所有行为中，无意识发挥着巨大作用，而理性所发挥的作用少之又少。无意识作为一种至今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正在发挥着作用。

如果我们只是想在狭隘的、安全的界限内借助科学来获取知识，而不想在模糊的猜想和莫名的假设中畅游思索，那么我们必须做的事情

就仅仅是记录下那些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现象，并将自己的思绪限制在对它们的思考上。一般来说，基于思考所得到的每一项结论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能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我们还能隐约看到其他一些现象，而在这些隐藏着的现象背后，可能还有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到的其他一些现象。

本书由李丹、薛晓明翻译。

目 录

导 读 群体的时代 1

第一卷 群体心理 11

第一章 群体的一般特征——群体心智归一的心理法则 12

第二章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观 22

第三章 群体的观念、理性和想象力 44

第四章 群体信仰所采用的宗教形式 54

第二卷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 61

第五章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 62

第六章 群体意见的直接因素 82

第七章 群体领袖及其采用的说服手段 96

第八章 群体的信念和意见的变化范围 119

第三卷 不同群体的分类及特点	133
第九章 群体的分类	134
第十章 被称为犯罪群体的群体	139
第十一章 刑事案件的陪审团	145
第十二章 选民群体	154
第十三章 议会	164

导 读

群体的时代

提要：这个时代的演变；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结果是带来文化的大变革；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群体力量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民众的崛起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们是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的；群体力量所带来的必然后果；除了破坏以外，群体起不到别的作用；群体作用的结果是陈腐的文明的解体；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性；研究群体对于立法者和政治家的重要性。

文明变革之前所发生的类似罗马帝国的覆灭、阿拉伯帝国的诞生这样的大动荡，乍看起来似乎更多是由政变、侵略者入侵或王朝的颠覆所导致的。但对这些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些表面原因的背后，我们可以普遍看到人们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伟而火爆的场面让我们为之震撼的事件。文明复兴所带来的唯一重要性变化，就是它感染了某些思想、观念和信仰。历史长河中那些令人难忘的事件都是人类思想难以察觉的变化所造成的显性结果。这些重大事件极少发生，其原因是一个人类种族中有着最具稳定性的因素，即代代传承沿袭下来的思想根基。

当前的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思想转型进程中的关键时期之一。

两项基本要素构成了这一思想转型的基础。首先是宗教、政治及人类文明所根植的社会信仰等要素遭到破坏；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中的各种发现，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虽然昔日的理念半数已经遭到破坏，但它们依旧发挥着极为强大的作用。取代这些昔日理念的新思想还在形成过程之中，当前的现代化呈现出了一种混乱时期的过渡状态。

很难判断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能演变到什么程度。为社会建立基础的究竟是一些怎样的观念呢？对此，我们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未来的社会以何种方式被组织起来，它都必须考虑到，在最终幸存下来的现代主权影响力中将会融入一股新的力量，即群体力量。在原来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现在已经衰亡的或正在衰亡的众多思想的废墟上，在被接二连三的革命所破坏的许多权威资源的

废墟上，这股已经出现的唯一力量似乎注定很快就要与其他力量融合在一起。当一切古老的信仰发生动摇、不复存在时，当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又一根倒塌时，群体的力量便成了唯一无所畏惧的力量，而且群体的声望还会持续扩大。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时代的的确确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对抗是引发各种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或者通常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政治上得到认可的某些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和相互的对抗行为都不再起作用了；相反，民众的声音开始占据优势。正是这种声音向君主们表明了他们的动向，因此君主们要尽量留意这些声音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目前，民族的命运就构筑在民众的心里，而不是在君主议会上。

民众的各个阶层进入政治生活——实际上，就是他们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普选权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没有什么影响力，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明显特征。民众势力的日益强大，首先是因为某种观念的传播让这些思想慢慢植入了人们的头脑，随后人们逐渐结为同盟，致力于推动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通过结盟，群体掌握了一些与自身的利益（界定得十分明确，但未必特别正当）相关的思想，并最终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所在。民众成立了各种联合组织，而且在这些联合组织面前，一个又一个权力当局表示了臣服之意。他们还成立了工会，不顾及任何的经济规律，试图改善劳动和工资状况。他们还来到政府所属的议会，

使议员们彻底丧失了主动性和独立性，很多时候仅沦为选出他们的委员会的发言人。

当今，民众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尖锐、明确，几乎要将当前存在的这个社会彻底毁掉，其观点是要让社会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并认为在文明的曙光来临之前，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才是所有人类群体的正常状态。限制工作时间，把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大众阶级的利益消灭所有的上层阶级，等等——这就是民众所提出的要求。

群体不太习惯去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民众也正是因为他们当前所在的组织，才会让他们的力量如此强大。那些让我们见证其诞生的教条，很快就拥有了旧教条的威力，也就是说拥有了超出讨论范围的专横和至高无上的力量。民众的神权将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备受中产阶级青睐的作家，最能反映中产阶级狭隘的思想、有些死板的观点、相当肤浅的怀疑主义及偶尔表现得有些过分的利己主义。他们因为目睹了这种新势力的逐渐壮大而表现出极度的恐慌。为了对抗人们头脑中的奇思异想，他们忙于向那些过去被自己公然藐视过的教会道德势力发出绝望的呼吁。他们与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在忏悔之中心向罗马，并提醒我们接受那些人们已默认的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他们真的被上帝的恩惠所打动，这样的措施就不会对人的头脑产生同样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们很少关心那些最近困扰着宗教信徒且让他们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如今，民众否定了他们的劝告者昨天已经否定的且已经遭到毁灭的诸神。无论是上帝还是人

类，它们都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迫使河水流回它的源头。

科学绝不会破产，也没有陷入目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更不可能造就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新生势力。科学允诺给我们真理，或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控的有关这类关系的知识，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情感表现出极端的漠视，对我们的哀泣充耳不闻。我们只能竭力接受科学的思想，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被它摧毁的幻想复原到原来的状态。

在所有国家都可看到的某些普遍性征兆，向我们证实了群体势力的快速壮大对我们认为它注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停止增长的这种猜想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否定。无论给我们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我们都必须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理，都仅仅是徒劳的口水战。当然，群体势力的出现很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最后一个阶段，而每一个新社会诞生之前又似乎总是注定要先彻底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时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阻止这样的结果发生呢？

到目前为止，彻底摧毁陈腐的文明，已经成了民众最明确的任务。当然，人们并不是今天才探寻到这一点的。历史告诉我们，从文明赖以建立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的那个时刻起，它的最终解体就注定是由那些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所导致的（称他们为野蛮人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只有少数智力超群的贵族才有可能创造和引领文明，而群体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它的规则始终无异于处在一个野蛮阶段。一项文明有着不容变更的法则和规章制度，同时必将从本能状态进入理性状态，其对未来有着深谋远虑，并隶属于文化的高级阶段。单靠

群体本身是无法实现这样的文明的，所有的群体都不约而同地证实了这一点。由于群体拥有着这种纯粹破坏性的力量，所以群体的作用就如同那些让衰弱者和尸体加速分解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失去活力的时候，使其遭到毁灭的始终都是民众。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是清晰可见的，此时以多胜少这一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哲学。

我们的文明也蕴涵着同样的命运吗？对这种情况有些担心并非没有根据，但我们还没有处在一个能对此做出肯定答复的位置上。

不管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注定要服从群体的支配。这是因为群体缺乏远见，已经将控制群体行为的所有障碍纷纷清除。

对于逐渐成为热点讨论话题的群体，我们知之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生活与群体的生活完全不同，他们始终忽视群体的存在，因此当他们后来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他们只想到了那些可供研究的犯罪群体。毫无疑问，犯罪群体是存在的，但我们也会碰到富有正义感的、高尚的群体及其他各种类型的群体。群体的犯罪行为只是反映出了他们心理的某种特殊状态。我们不能只通过研究群体的犯罪行为来了解群体的精神构成，如同不能仅仅通过描述一个人的罪行来了解一个人一样。

然而，就事实而论，世上所有的伟人、所有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一切信仰的倡导者及杰出的政治家，甚至更小范围地讲，哪怕只是一伙人中的小头目，他们都是无意识的心理学家，他们对于群体的特征有着一种本能的但通常是极为可靠的了解。正是因为他们准确地掌握了群体的特征，所以他们才能如此轻易地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拿破仑对他所